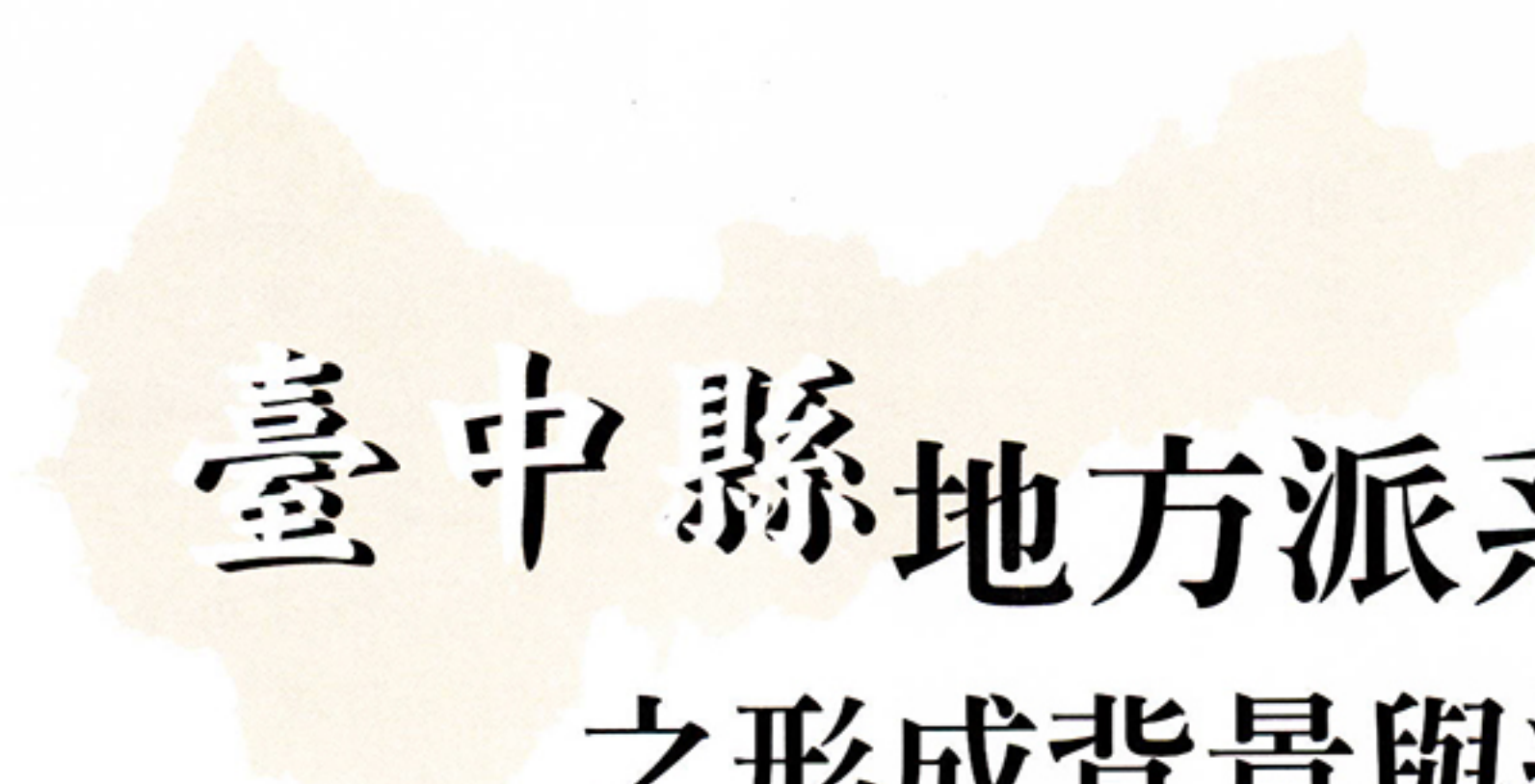




臺中縣地方派系

之形成背景與組織結構

(1951~1987)

王靜儀*

摘要

在農業社會之中，個人的影響力可以由點擴散到面，而且子聽父言，長老有絕對的權利。因此，人際之間得以牽起血脈、地緣的關係，古時候稱為「鄉黨」，現在則可稱為「地方派系」。日治時期就有因為官選街庄長而產生派系的對立，到了光復後地方自治實施，選舉更成為地方派系最好的催化劑。目前存在於臺灣各縣市的地方派系大抵是為了爭縣長、縣議員、省議員、中央級民意代表而形成。臺中縣陳、林兩派的形成便是肇因於第一屆民選縣長陳水潭與林鶴年兩人激烈的競爭。而陳、林兩派之被稱黑派、紅派，則有多種說法。

本文首先探究臺中縣的行政區劃與政治生態，分析臺中縣「山」、「海」、「屯」三區的特性及對派系的影響，繼而探討臺中縣選民的職業結構與教育程度。期能由此看出對派系發展影響的程度。再者，探討臺中縣地方派系形成的原因及組織結構，進而討論臺中縣地方派系的來龍去脈，及在臺中縣政治環境中的角色。

關鍵字：地方派系、形成原因、組織結構、教育程度、職業結構。

一、前言

目前國內學者對於臺中縣地方派系的研究論文有兩篇：一為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陳華昇所撰之碩士論文－「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此文著重於探討民國七十六年民進黨成立以後，威權轉型期之臺中縣地方派系。作者結論指出：威權轉型期民進黨形成後，提供

* 王靜儀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地方派系建立結盟或合作關係的新對象，也使地方派系可運用聯合民進黨威脅國民黨的提名作業。而且在政經環境變遷中崛起的經濟新貴及社會運動團體日漸成為主流。臺中縣的人口結構朝向年輕化，教育程度提高都是地方派系迅速失去其影響力的主要因素。¹ 另一篇則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游光明所撰之碩士論文－「臺中縣地方派系權力結構轉變與運作」，此文著重於探討國民黨威權體制與地方派系之關係及臺中縣地方派系的權力結構轉變與社會關係網絡。並以民國七十八年底三項公職人員選舉為例來分析地方派系對選舉的影響。作者的結論指出：一、國民黨威權政體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已由硬性威權體制漸漸轉變為軟性威權體制。二、從臺中縣地方派系的形成，清楚地發現國民黨製造派系、利用派系、結合派系。三、臺中縣地方政治牽涉中央與地方之爭，國民黨與民進黨之爭。四、地方派系較勁與鬥爭之時，存在著「利益」的競逐與社會網路的動員，時刻影響臺中縣地方政治生態的轉變。²

本文的研究較偏重民國七十六年以前臺中縣地方派系發展的歷程，以期了解地方派系在地方政治上運作的過程。換言之，是比較傾向歷史的觀點。歷史是由人與事所構成，人物常能影響歷史的發展。因此筆者大量使用口述訪問的方式，期能藉此以人為經，以事為緯的方式勾勒出派系的骨幹和血肉，進一步探討臺灣地方政治結構之變遷與地方派系政治現代化的過程。

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形成，毫無疑問肇因於民國四十年第一屆民選縣長選舉。此後，兩派每選必爭，臺中縣的地方自治史可說是一頁地方派系發展史。直至民國七十六年臺灣解嚴，民進黨成立，國民黨第三勢力楊派也逐漸鞏固其政權，

1 陳華昇，〈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頁200~206。

2 游光明，〈臺中縣地方派系權力結構轉變與運作〉，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225~227。

臺中縣已成兩黨三派四分天下的局面，政治生態更為複雜，因此本文之時間斷限由民國四十年至七十六年解嚴為止；希望日後能作進一步補充與討論。

二、臺中縣行政區劃與政治生態

臺中縣在清朝初年屬諸羅縣，雍正元年（1723年），彰化縣成立，為彰化縣轄區。光緒十一年（1885年）臺灣設行省，設臺中縣於大墩。日治之後，迭經變更，最後在五州三廳十一州廳轄市時期，始名為臺中州。民國三十四（1945年）年本省光復，設臺中縣，縣治設於員林，當時轄有員林、北斗、豐原、大甲、東勢、大屯、南投、玉山、能高、竹山、中峰等十一個區，共計五十九鄉鎮，為全省面積最大，人口最多之縣份。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行政區域調整，將原臺中一縣，劃分南投、彰化、臺中三縣。新臺中縣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改設縣治於豐原，轄有臺中縣的豐原、東勢、大屯、大甲四區及山地和平鄉，共計二十一鄉鎮。³

而在探討臺中縣的派系時，不得不注意區域的劃分。臺中縣在行政上雖分為二十一鄉鎮，但事實上，派系運作是以「山線」、「海線」、「大屯區」作為區分。按著「山線」、「海線」、「大屯區」的地緣關係來了解陳、林兩派形成的地緣關係，將有助於了解臺中縣派系形成的來龍去脈。山、海、屯三區的劃分在日治時期（1920年至1945年）即見端倪，當時屬臺中州，內分四郡六街十七庄，其詳如下⁴：

3 張勝彥總編纂、鄭梓撰，《臺中縣志—卷六，選舉志，第一冊》，（臺中：臺中縣政府，1987年），頁156~165。

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志地理篇，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頁15。

豐原郡—豐原街、內埔庄、神岡庄、大雅庄、潭子庄。

東勢郡—東勢街、石岡庄、新社庄。

大甲郡—清水街、梧棲街、大甲街、沙鹿街、外埔庄、大安庄、龍井庄、大肚庄。

大屯郡—大里庄、霧峰庄、太平庄、烏日庄、北屯庄、西屯庄、南屯庄。

由此可看出豐原、東勢郡屬山線，大甲郡屬海線，大屯郡屬大屯區的大致輪廓。

表2~1 臺中縣行政區劃表

日治後期 (民國9年~34年)			光復初期 (民國35年~38年)			實施地方自治以後 (民國39年~迄今)		
臺 中 州	豐 原 郡	豐原街 內埔庄 神岡庄 大雅庄 潭子庄	大 臺 中 縣 時 期 之 臺 中 縣 四 區	豐 原 區	豐原鎮 內埔鄉 神岡鄉 大雅鄉 潭子鄉	臺 中 縣	山 線	豐原鎮 內埔鄉 神岡鄉 大雅鄉 潭子鄉 東勢鎮 石岡鄉 新社鄉 和平鄉
	東 勢 郡	東勢街 石岡庄 新社庄		東 勢 區	東勢鎮 石岡鄉 新社鄉			
		山 地			和平鄉			
	大 甲 郡	外埔庄 大甲街 大安庄 清水街 梧棲街 龍井庄 大肚庄		大 甲 區	外埔鄉 大甲鎮 大安鄉 清水鎮 梧棲鎮 龍井鄉 大肚鄉		海 線	外埔鄉 大甲鎮 大安鄉 清水鎮 梧棲鎮 龍井鄉 大肚鄉
	大 屯 郡	大里庄 太平庄 霧峰庄 烏日庄 北屯庄 西屯庄 南屯庄		大 屯 區	大里鄉 太平鄉 霧峰鄉 烏日鄉 北屯鄉 西屯鄉 南屯鄉			大里鄉 太平鄉 霧峰鄉 烏日鄉
							臺中市	北屯區 西屯區 南屯區

由表2~1可見山、海、屯三區所涵蓋的範圍。而第一屆縣長選舉得票前三高票的陳水潭（豐原）、林鶴年（霧峰）、蔡卯生（清水），剛好就分別代表山、屯、海三區的勢力。以下就三區的特性加以分析：

山線地區：是臺中縣的行政中心所在，也可以說是臺中縣的心臟地帶。民國四十年時，山線地區的人口為十九萬五千人左右，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時，人口四十六萬五千人左右，都約佔臺中縣人口的百分之四十。⁵ 歷屆縣長除了林鶴年、王子癸之外，都出自山線地區，如陳水潭（豐原）、陳孟鈴（潭子）、陳庚金（東勢）、廖了以（豐原）。山線地區也是閩客共處的地帶，東勢、新社一帶是客家人聚居之地。

海線地區：因為靠近臺中港，所以有其經濟上的重要性。民國四十年，海線地區的人口為二十萬人左右，佔臺中縣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時，人口為三十九萬三千人左右，約佔臺中縣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⁶，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可見有人口外移的現象。雖然海線地區只有一位縣長—王子癸，但歷屆省議員卻大部份都出自海線。第六屆省議員選舉當選的六位省議員中，就有四位都是海線的沙鹿人—蔡鴻文、李子駿、林漢周、洪振宗。⁷ 除此之外，海線地區更擁有四位派系領袖，即陳派之李卿雲（沙鹿）、李子駿（沙鹿），林派之蔡鴻文（沙鹿）、劉松藩（大甲），由此可見，海線地區在派系中的重要性。

大屯區：因為靠近臺中市，所以都市性格愈來愈明顯，大量外來就業人口的流入，使大屯區的人口數由民國四十年的七萬七千餘人，成長到民國七十

5 臺中縣政府主計室，《臺中縣統計要覽（民國76年）》，（臺中：臺中縣政府主計室，1988年9月），頁30。

6 臺中縣政府主計室，《臺中縣統計要覽（民國76年）》，（臺中：臺中縣政府主計室，1988年9月），頁30。

7 1993年11月13日上午8點至10點筆者訪問李子駿先生於沙鹿鎮巨業客運公司之訪問記錄。

六年的三十二萬餘人，本來只佔臺中縣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後來躍升為百分之二十七。尤其大里市、太平市因靠近臺中市區，已發展為臺中市衛星城鎮，大量工廠的設立引進許多外來人口，因此這兩市人口的職業結構是以工業為主體。⁸ 太平市、大里市的改變是最近二十年來的事，而早期大屯區的重心則在霧峰，當選一、三、五屆縣長的林鶴年，出身於霧峰林家。據筆者的訪問，一般六十歲以上的人都認為霧峰多士紳望族，所以林鶴年原本只是音樂教授，卻能以世家大族的背景打響知名度。

檢閱民國三十五年至七十六年的臺中縣統計，人口總數由三十五年的442,990人，成長為七十六年的1,183,490人。⁹ 茲將民國三十五年至七十六年的職業結構作一分析。¹⁰ 農業人口由民國三十五年的68.32%降為民國七十六年的33.44%；而相對地，工業人口由民國三十五年的7.48%升為民國七十六年的38.38%，在民國七十三年時，工業人口比例已比農業人口多，由此可見臺中縣職業結構的改變。但是，由農業過渡到工業，是整個臺灣社會共同歷經的現象，並不是只有臺中縣如此。而臺中縣在民國七十六年時農業人口仍佔三分之一強，早期更以農業人口為主體，農業社會子聽父言，佃農服從地主，因此有助於地方派系的滋長。直到後期，工業人口才漸漸增多，可見臺中縣的職業結構是以農、工為主的，至於屬於中產階級的公務、服務及自由業在臺中縣一直不是佔很重要的比例，這樣的職業結構有助於地方派系的穩定發展。

至於選民的教育程度，早期臺中縣人口的教育程度以不識字及小學畢業者為主，到了後期，仍以小學畢業者居多，中學畢業者約有四分之一，而不識

8 《臺中縣統計要覽（民國76年）》，頁42～45。

9 同前註。

10 依《臺中縣統計要覽（民國35～76年）》之資料計算百分比而得。

字者所佔比例已降至9.86%。但是受高等教育者在臺中縣所佔比例，相較於都市化的臺中市則相差懸殊。

三、臺中縣地方派系的形成—以陳、林兩派為例

社會學者賈林（Bernard Gallin）注意到，臺灣的地方派系是以朋友、結拜兄弟、婚姻裙帶等私人關係為基礎而招募成員，派系有時候把一些人列入支持者名單中，要求這些居民支持派系，回報派系領袖以前對他們所施的恩惠。¹¹ 雖然社會關係有助於形成地方派系，但卻非解釋派系普遍化的原因，其他如對安全之需求、重情感的家族主義、精英化的社區結構及組合式的體制等，都是造成強固派系主義的因素。中國人傾向於建立人際依賴關係，以確保自身的利益。另有一學者則指出中國人想要有成就是出於滿足家人的期望。根據這種說法，家族主義促使家族中有能力的成員，努力追求滿足其他家庭成員之期望，依此可說明何以臺灣許多派系一向以家族為基礎。¹²

除此之外，政治因素恐怕還是最主要的導因。吳文星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光復初期地方派系之濫觴，與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基層行政用人政策實有密切關係，因為許多地方公職人員和民意代表多係日據時期長期擔任殖民基層行政吏員或各級協議會員者之本人或其家族成員。街庄區長由一人一家久任的結果，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即已出現地方派系之對立，每屆街庄長期滿改選（原係官選）之期，即出現激烈的傾軋與鬥爭。例如一九二三年十月，高雄州東港街街長黃景謨一派與某地領導的一派明爭暗鬥，後者聯合同派街協議會

11 田弘茂著，李晴輝、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89年），頁206。

12 田弘茂，前引《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頁206。

員企圖以連袂辭職迫使日地方當局更易街長。¹³」在日治末期，由於街庄長為台人所能出任職位最高的基層官吏，所以社會精英有意在此不少，此時，台人輿論和社會運動團體一再要求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民選街庄長和協議會員。「台灣民報」社論批評道：「現在的台灣地方自治，街庄長及協議員純然是官選的，所以所選的多是善跑官場的人，以致出現街庄長與住民的意見及利害相反，遂有惹起排斥街庄長的運動，這也是當然之事。」儘管如此，總督府始終未改變其官選街庄長及使之久任政策，故地方派系遂任其越演越烈。¹⁴ 這種權力的爭奪，引發地方上產生派系對立的例子屢見不鮮。

此外，清代以來，漳、泉移民的糾紛對立亦是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基隆為例，清代漳泉之分到了日治時代轉為「福祿」與「西皮」兩派之對立，各自擁有龐大的群眾，日人為求統治方便，從兩派中選用活躍份子予以委派為保正甲長或街庄長，以資制衡。後來，兩派又演變成四派—福祿、西皮、民眾（書院）、御用士紳派。光復後由於地方選舉展開，政治利益的追逐，又演變成三派—蔡（蘇）派、謝派及主流派。蔡（蘇）派即由過去之民眾黨蛻化而成，亦稱書院派，以文協幹部為主，延伸自日治時期之民眾（書院）派。謝派源出保甲聯合會與同風會，以保甲幹部為主，延伸自日治時期之御用士紳派。¹⁵ 蘇德良當選基隆市長就是獲得蔡派的支持。他當選市長後實力增加，蔡派乃演變成蘇派。¹⁶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在民國四十一年年的調查報告中亦指出：「臺灣地方派系之源，早孕育於日治時代之民族運動，而有『文化協會』，日用台人另組『

13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159～160。

14 吳文星，前引《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60。

15 王唯民，〈臺灣省地方選舉公職候選人活動方式研究—基隆市個案分析〉，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年，頁109～114。

16 胡鴻仁、林鶴玲，〈臺灣地方派系大觀〉，《聯合月刊》，第三期，（臺北：1981年10月），頁13。

公益會』以相制。¹⁷」基隆市的地方派系正有這種意味。後來，「文協」分歧而為：「激烈」、「妥協」、「灰色」三派，激烈份子多轉入地下，妥協份子多臣事日人，灰色份子潛赴大陸，光復初期，灰色份子挾勢歸來，運用政府與臺胞間之隔閡，迅速取得地方要位，排斥其他臺籍人士，被稱為「半山派」。¹⁸地方派系在光復之初逐漸形成「半山」、「臺中」、「阿海」派，「臺中」派是以羅萬俤、林雲龍為主的人士，「阿海」派則指舊文化協會之激烈份子蔣渭川與其幹部及日御用士紳許丙等。¹⁹除此之外，陳明通尚將當時的政治勢力集團，又再區分為「反日殖民政權運動集團」、「日本殖民政權協力者」及「三青團、救國團系統」。²⁰參選第一屆縣長的陳水潭是「日本殖民政權協力者」，蔡卯生即是「三青團」份子。這些政治集團除了救國團之外，大約都在一九六〇年代逐漸退出地方政壇，地方派系興起於一九五〇年代之初，在全面取代半山集團的勢力後，就一直穩固的發展，歷久不衰，成為臺灣地方政壇的長青樹。²¹

一般而言，全縣（市）性派系的形成大抵是因為爭縣長、縣議會議長、省議員和中央級民意代表。例如臺中縣陳派和林派形成的淵源，就是由於第一屆民選縣長候選人陳水潭和林鶴年競爭結果所造成。又如高雄縣紅派和白派的產生，也是因為洪榮華和陳新安競選首屆縣長，取洪榮華的「洪」字諧音

17 陳明通，〈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頁408。

18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408~409。

19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411~412。

20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413~415。

21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471~472。

而成為紅派祖師，第一次投票時，陳新安領先洪榮華一萬二千多票，但因未過半數，遂依法舉行第二次投票，據傳發生了許多舞弊事件，使得陳新安反而輸了三千多票，陳新安一派為了表示自己輸的清清楚楚，故自稱「白派」。

²² 嘉義縣的黃派和林派，則是因黃老達和林振榮爭議長而形成。彰化縣主要地方派系中，彰化市的紅白兩派則肇因於第一次國大代表選舉，呂世明和蘇振輝競選，呂世明的傳單一律用紅色紙張，蘇振輝則以白紙印刷，結果蘇振輝落選，從此彰化市就有紅、白兩派。²³ 苗栗縣地方派系的形成和彰化市一樣，是為了爭取民國三十六舉辦的國大代表席位，當時黃運金支持吳鴻森，劉闊才支持張子斌，從此苗栗縣就有「劉」、「黃」兩派。至於新竹縣有東派和西派之爭，則是為了省議員的選舉，民國四十六年第三屆臨時省議會省議員選舉時，許振乾與許金德競爭激烈，雖然都當選了，但從此壁壘分明，形成派系之爭。²⁴

地方選舉是國民黨遷台之後才有的事，國民黨可以說是近五十年臺灣所有選舉活動及至一切政治發展的真正主導者。「二二八事件」使得本省的抗日志士元氣大喪，而民國三十九年土地改革的實施使日治時期的大地主，逐漸失去其往昔社會裡傳統政治、社會與經濟地位。²⁵ 接著實施地方自治，不斷地興辦地方選舉，從而間接的使地方派系由社會性的初級團體，演化成政治性的次級團體。舊社會的士紳也逐漸失去影響力。²⁶ 國民黨在臺黨基穩固之

22 彭基原，〈高雄縣地方派系結構及其影響〉，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頁3。

23 胡鴻仁、林鶴玲，〈臺灣地方派系大觀〉，《聯合月刊》，第3期，（臺北：聯合月刊社，1981年5月），頁13。

24 同前註。

25 黃維祥，〈讓國民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吧！—從本省縣市長及省議員選歷史看基層選舉的存廢〉，《深耕雜誌》，第17期，（臺北：深耕雜誌社，1982年9月），頁31。

26 李旺台，〈臺灣地方派系新動向—五種變化的經緯分析〉，《聯合月刊》，第22期，（臺北：聯合月刊社，1983年5月），頁21～22。

後，從民國四十三年起，才開始辦理縣市長和臨時省議員的提名作業，不斷地在選舉中保持對各地方政治及社會資源的絕對控制，主要是提名原則採兩派輪流執政方式，不讓其中一派坐大。而如果縣長是甲派，議長則為乙派，副議長又為甲派，以此方式控制派系，利用派系。²⁷ 因此，成形後的地方派系，對國民黨地方黨部而言，也十分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則。

第一屆民選縣市長選舉於民國四十年展開，霧峰林家的林階堂鼓勵其侄林鶴年（紀堂之四子）出來競選第一屆臺中縣長。他認為霧峰林家為中部第一大族，理應推舉人選參與地方首長選舉，雖然他自己的次子林夔龍亦曾當選過庄長，他卻認為不是適當人選，極力鼓吹剛由日本返臺的音樂家林鶴年競選。²⁸ 而林鶴年參選時憑的也是林家的聲望及累積的政治勢力，許多接觸過林家的人士，如許天催（臺中中學捐資者）、林喜榮都為其鼎力助選。

第一屆縣長選舉的另一參選人陳水潭，在日治時期即有豐富的從政經驗，1930年他獲官選為第六屆豐原街協議會員，第七、八屆均獲連任²⁹，他在這期間加入臺灣地方聯盟，因而與林獻堂結識。1935年，協議會改制為官選、民選各半，他又當選改制後第一屆協議會會員。³⁰ 1946年光復後，陳水潭被官派為首任豐原鎮長³¹，以這樣官派協議會員及鎮長的背景，陳水潭被陳明通歸類為「日殖民政權協力者」。³² 但事實上陳水潭有其政治實力，復又當選為第一、二屆代表選舉的豐原鎮長，並且因為參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與林

27 同註23。

28 1993年7月24日下午3點半到5點20分筆者訪問林鶴年先生於臺中市住宅之訪問記錄。

29 陳炎正，《豐原市志》，（臺中：豐原市公所，1981年），頁87。

30 張勝彥總編纂、鄭梓撰，《臺中縣志一卷六，選舉志，第二冊》，（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年），頁29。

31 陳炎正，前引《豐原市志》，頁188。

32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552。

獻堂深交因而結為兒女親家，所以他與林獻堂亦有很深的淵源。

吳文星的研究結論指出一光復後地方派系之濫觴，追根溯源，與日治時期擔任街庄長或各級協議會員有密切的關係。³³但據筆者的田野訪查，這個理論在臺中縣只有部份成立，陳水潭為官派街協議會員及鎮長，自然有其勢力，但光復之初並未因此形成地方派系³⁴，甚至在第一屆縣長選舉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地域之爭，而不是政治集團的鬥爭。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曾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47）台三字第3301號電發表「地方派系或地區概況調查表」，其中臺中縣的部份提到：「自民國三十九年實施地方自治選舉後，由於第一屆縣長選舉，陳水潭、林鶴年二人，參加競選關係，即形成陳、林兩派對立形勢，嗣後日趨尖銳，尤當辦理各種選舉時，表現更為顯著。³⁵」而民國四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臺中縣議會第一次開會，林漢忠議員說到：「今日選舉造成各地方黨派色彩，阻礙地方團結不少。³⁶」民國四十七年三月，縣議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臨時大會時，林水金議員質詢：「周至柔主席出巡本縣，在大肚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時，宣稱臺中縣得天時地利獨欠人和，尤其本省閩派系最厲害者嘉義，第二本縣…。³⁷」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召開第六屆第四次大會時，何阿坤議員質詢：「本縣陳、林兩派是在第一屆縣長競選時所發生，當時，由已故陳水潭先生與林縣長兩人出馬競選，所以發生陳、林兩派，致使現在商人買賣、

33 吳文星，前引《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59～160。

34 1993年12月30日筆者訪問曾參選縣參議員的許雲鵬及林成德先生之訪問記錄。

35 陳明通，前引〈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流動之分析〉，頁422～423。

36 臺中縣議會秘書室，《臺中縣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議事錄》，（臺中：臺中縣議會，1951年），頁47。

37 臺中縣議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頁51。

父母兄弟姊妹不來往、為派系發生血案等等…。³⁸」由此可見，臺中縣的陳、林兩派確實是肇因於第一屆民選縣長選舉，而且愈演愈烈。

民國三十九年，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全省廿一縣市之縣市長選舉，共分六期舉行。臺中縣原本被安排在第五期，與彰化、宜蘭兩縣同時舉行。卻由於縣政府民政局因辦理選舉經驗不足，計算投票日期錯誤，只得重行公告投票選舉日期，被列為第七期的縣長選舉。辦理期間是為四十年五月三日至五月十三日，比預定日期延了一個多月。³⁹

臺中縣長候選人於民國四十年四月十六日公告，依登記先後次序有下列五位：⁴⁰

- 1.陳水潭：豐原鎮人，五十五歲。國民黨籍，日本醫科大學畢業。日治時期曾任豐原街協議會員、合作社理事主席、豐原街街長，光復後曾任臺中縣參議員，現任豐原鎮鎮長。
- 2.蔡卯生：清水鎮人，三十五歲。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法律科肄業。曾任大甲區署民政課長及清水鎮農會理事、監事，現任清水鎮鎮長。
- 3.林鶴年：霧峰鄉人，三十八歲。國民黨籍，日本東洋音樂大學畢業。現任省立農學院教授及臺中縣大屯區警民協會理事長。
- 4.陳振順：東勢鎮人，五十歲。國民黨籍，日本明治大學法科專門部畢業。曾任新聞記者、東勢區署民政課長，現任臺中縣政府軍事課編練股股長。
- 5.呂大椿：神岡鄉人，六十一歲，日本駒澤大學畢業。現任省糧食局臺中事務所食鹽供銷組組長。

38 《臺中縣議會第六屆第四次大會暨第四、第五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180。

39 臺中縣選委會，《臺中縣第一屆縣長選務概況》，（臺中：臺中縣政府，1951年），頁76~77。

40 <臺中縣長學經歷政見簡介>，《中央日報》，1951年4月18日，第五版。

較具實力的候選人有三名，分別是豐原的陳水潭、清水的蔡卯生、霧峰的林鶴年。從地域來看，分別代表臺中縣的山線、海線、大屯區三個地區。這三區早在民國三十五年爭取縣址時即有地域之爭，林鶴年也提過這個問題：

「回憶過去爭取縣址時，本人不可謂不知，在員林時代（大臺中縣時期，縣治設在今彰化員林）清水一帶十分激烈爭取縣址，願獻縣府廳舍，當時山線海線競爭甚緊，層出不窮，大屯區採取中立，爾後歸豐原勝利……⁴¹」當時縣址的爭取，就為日後選舉埋下地域之爭的原因。陳水潭雖非世家出身，卻是豐原最有人緣的名醫，日治時代及光復後都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其夫人為神岡望族林全福庄長的長女林雪霞。林鶴年則係臺灣第一家「阿罩霧林家」的傳人，門第聲威冠全台三路。蔡卯生則是海線首富蔡源順家族的後裔。

民國四十年五月六日投票結果，陳水潭以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票領先，林鶴年以四萬八千三百三十一票居次，蔡卯生得四萬一千零十五票排第三，陳振順得七千五百二十八票，呂大椿一千二百七十七票。但是，按當時的規定，需得半數以上選票為當選，陳水潭以萬票之差未過半數，縣政府當即決定五月十三日，由陳水潭、林鶴年兩人作第二次競選，結果林鶴年反敗為勝，超過第一次得票約四萬張，陳水潭僅多得八千票，結果林鶴年當選臺中縣首屆民選縣長。⁴²

林鶴年原本沒有從政經驗，年紀又輕，甚至林鶴年在筆者訪問時他表示：「準備參選縣長時，二十一鄉鎮名字都記不完全，也不知道大安在哪裡⁴³？」他為何會反敗為勝呢？林鶴年自己說一是結合其他三位候選人的票源，二是有一次在海線活動，剛好遇有人家辦喪事，他馬上命令停止宣傳，安靜經過，

41 《臺中縣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議事錄》，頁44。

42 《臺中縣志—卷六，選舉志，第二冊》，頁369~370。

43 1993年7月24日下午3點半到5點20分筆者訪問林鶴年先生於臺中市住宅之訪問記錄。

此舉傳遍海線地區，甚得人心，得了不少票數。⁴⁴ 林鶴年在外埔的負責人許雲鵬則說：「海線某位陳派的負責人很自信滿滿，第二次投票時直說你們要投也罷，不投也罷，反正陳水潭贏定了。講這些話引起海線地區人民的反感，轉投給林鶴年。⁴⁵」同是參選人後來轉而支持林鶴年的蔡卯生則認為，林鶴年運用聰明才智使然。當時林鶴年心想山線可說是陳水潭的地盤，他唯一能爭取的選票就是海線地區，所以他去找蔡卯生尋求支持，蔡卯生認為林鶴年是臺中一中同班同學又是親戚，他與陳水潭並無任何關係，當然要支持林鶴年。再者林鶴年叫人載了一卡車的竹葉到清水，說是陳水潭要送給海線地區的人戴在頭上（意即走衰運），讓海線地區的人不能出頭。此舉引起海線地區的選民的反感，陳水潭真的講過這種欺負人的話嗎？蔡卯生也不曉得，但海線地區選民卻都相信，因此在第二次投票時，海線地區的票都倒向林鶴年。⁴⁶

陳派人士林有德則認為原因有二：一是第一次投票時，陳水潭得票高出其他候選人許多，使得其他候選人不滿，將票源結合起來投給林鶴年。二是臺中市長選舉率先展開，原籍清水鎮且屬黨外人士的楊基先竟然擊敗黨內的林金標，黨部上級鑑於臺中市之失，立即找陳水潭說要幫他忙。但陳水潭自信滿滿，認為第一次初選已囊括七萬多票，再戰一次還不是綽綽有餘，如果被黨部輔選，說不定重蹈覆轍，像林金標一樣落選。因此再三拒絕上級人員的召見商洽，黨部乃傾全力支持林鶴年。⁴⁷ 也因為海線地區是林鶴年致勝的關鍵之緣故，在派系形成的早期，陳派大致以山線為中心，林派大致以大屯區及海線為中心。

44 同前註。

45 1993年8月5日上午9點到10點半筆者訪問許雲鵬先生於大甲鎮許宅之訪問記錄。

46 1993年11月4日下午3點到5點筆者訪問蔡卯生先生於清水鎮蔡宅之訪問記錄。

47 1993年9月28日上午9點20分到12點半筆者訪問林有德先生及劉坤旺先生於豐原市住宅之訪問記錄。

至於為何陳、林兩派又被稱為黑派、紅派呢？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1. 第一屆縣長選舉時，因當時印刷技術不發達，宣傳單只能使用黑、白、紅三種顏色，林鶴年的宣傳單選用紅字，陳水潭則選用黑字，所以陳、林兩派又稱黑派、紅派。⁴⁸
2. 光復初期，梧棲地方因為私人恩怨而分派別，各以王山君、王子癸及陳瑞年、尤世景為首。王山君等人檢舉陳瑞年等人組織共產黨，陳等人因而被捕，共產黨的旗幟是紅色的，所以被稱為紅派，陳瑞年等人則反譏王等人是黑心肝，陷害他人，所以被稱為黑派。直到第一屆縣長選舉時，陳瑞年支持林鶴年，王子癸支持陳水潭，所以在梧棲，陳派又被稱為黑派，林派又稱紅派，到了陳水潭就任縣長後，紅、黑派的稱呼，才在臺中縣各鄉鎮普及開來。⁴⁹
3. 陳水潭是醫生，他在各鄉鎮的助選員及幹部也多為醫生，醫生喜著黑色西裝，他們聚在一起時，一眼望去，都是黑衣者，所以被稱為黑派。而林鶴年是音樂家，喜歡熱情的紅色，所以自稱為紅派。⁵⁰

以上對紅、黑派的說法可以支持第一屆縣長選舉產生陳、林兩派的說法，另外更點出地方上的私人恩怨，亦是造就地方派系的直接因素。陳派領導人李子駿就指出農業社會鄉黨的形成，及私人恩怨才是形成派系的主要因素。他認為傳統農業社會個人的影響力較大，可以由點擴散到面，不同的圈子演變成不同的派別，再加上日治時代高壓統治下，盛行鼓勵密報、檢舉的風氣影響，就形成了地方派系。如梧棲、沙鹿都有這種情形，又遇選舉，你支持甲

48 《臺中縣志一卷六，選舉志，第二冊》，頁369~370。

49 1993年7月24日下午3點半到5點20分筆者訪問林鶴年先生於臺中市住宅之訪問記錄。

50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到5點筆者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之訪問記錄。

派，我當然轉而支持乙派，例如第一屆縣長選舉時的梧棲，王子癸本來支持蔡卯生，第二次投票時，他轉而支持陳水潭，於是與他對立的尤世景便轉而支持林鶴年。外埔由於許雲鵬支持林鶴年，所以與他對立的邵基添就支持陳水潭。⁵¹

尤世景指出梧棲地方上，自日治時代末期就分兩派，一派是鎮公所系統，以王山君、王子癸為首。一派是貿易商系統，以陳瑞年、尤世景為首，王山君等人在二二八事件後密告他們與臺共謝雪紅接觸，他們因而被捕，遂形成紅、黑派。⁵² 王山君在日治末期曾當選街庄協議會員⁵³，光復後又連任兩屆間接選舉的梧棲鎮長⁵⁴，在地方上自有其勢力。而尤世景等人又是富商，兩派對立很自然的。但不是臺中縣每一個鄉鎮都是如此，只有在梧棲、沙鹿這些地區才有這樣情形，甚至在此派系分明之地，嚴重到不通婚、不買賣、不來往的地步。

第一屆縣長選舉時，尚無明顯的陳派、林派之對立，直至選舉之後，因為陳水潭先勝後敗，所以支持他的人心有不甘，乃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團體。陳水潭在國民黨臺中縣黨部第一組組長劉國泰的說服下，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高票當選⁵⁵，支持陳的人士信心大增，乃積極佈署準備東山再起。而支持林鶴年的人士屬在朝派，是掌握權力者，支持林的人也形成一團體，於是形成陳、林兩派。陳水潭在當選第二屆縣長上任後的施政總報告就提出四點意見，第一點即是「消弭派系，團結合作」⁵⁶。林鶴年在第三屆縣長上任後亦提及「團結地方，融洽派系感情，以資踏進民主政治途徑。」可見派系

51 1993年11月13日上午8點到10點筆者訪問李子駿先生於沙鹿鎮巨業客運公司之訪問記錄。

52 1993年11月29日下午4點到5點筆者訪問尤世景先生於梧棲鎮尤宅之訪問記錄。

53 《臺中縣志一卷六，選舉志，第二冊》，頁33。

54 《臺中縣志一卷六，選舉志，第二冊》，頁320。

55 《臺中縣志一卷六，選舉志，第一冊》，頁23。

鬥爭嚴重化大致是自第一屆縣長後期開始的。⁵⁷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八日，臺中縣議會召開第八屆第三次大會，楊秋澤議員質詢陳孟鈴縣長到底是林派還是陳派⁵⁸，陳孟鈴並沒有作答覆，這是在議事錄中，縣長第一次被詢問隸屬何派。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十屆第一次大會中，尤世景議員亦質詢陳庚金縣長到底是黑是紅？陳庚金回答：「我不曉得什麼是紅？什麼是黑？我的頭髮是黑的，血液是紅的。」⁵⁹由此可知，縣長的派系屬性在地方人士看來非常重要，即使並非派系出身的陳孟鈴及陳庚金兩位縣長，亦不得不走上與派系結合的路。

紅派、黑派稱呼現已代替林派、陳派成為普遍之通稱。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八日臺中縣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時，蔡江寅議員質詢：「今後派遣人員出差各鄉鎮時，請避免該地人，因地方派系厲害，非黑即是赤，恐有失實歪曲情事，希勿派當地人為荷....」⁶⁰紅派、黑派字眼首次出現在議會之中。而陳水潭說：「縣長不可因派系而左右，務應和平合作，是我一向主張，查地方鬧派系，分為紅派、黑派，實是遺憾，請大家合作和平相處，為臺中縣事業發展而努力。」⁶¹目前在臺中縣的大小選舉中，紅派候選人的宣傳單、海報、看板都清一色用紅字，黑派選舉人則清一色用黑字。臺中縣各機關、民意代表所贈予地方人士的匾額更是一絕，如果贈者屬紅派，則用紅底金字，如果贈者屬黑派，則用黑底金字，如贈者立場中立，則用原木底金字。⁶²

56 《臺中縣議會第二屆第五次大會議事錄》，頁44。

57 《臺中縣議會第三屆第九次大會議事錄》，頁42。

58 《臺中縣議會第八屆第三次大會議事錄》，頁63。

59 《臺中縣議會第十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頁313。

60 《臺中縣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暨第一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49。

61 《臺中縣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議事錄》，頁38。

62 1993年7月13日上午9點至11點，訪問臺中縣議會議事組林敏媛小姐時，她表示縣議會贈予縣議員匾額時，以他們的派系屬性來決定，立場中立者則用原木色。

四、臺中縣地方派系的組織結構

一以陳、林兩派為例

據陳陽德的研究指出：「地方派系係指一群不具任何有形組織的地方有力人士，因意氣相投或利害一致而結合在一起，並有掌握地方政治的企圖，形成一股不小的勢力，足以左右群眾及選票，並影響地方事業機關及政府作為的團體。⁶³」而趙永茂也將地方派系定義為「一種以利害為主，無正式組織，無訂立任何制度，亦無法律地位的團體。⁶⁴」早期政治學者傾向於將地方派系定位在「利益團體」及「無正式組織團體」。據筆者訪問的派系核心人士中亦有人表示：「派系並無組織，是自然形成的。⁶⁵」隨著時代的轉變，派系的模式也隨著社會趨勢及民主政治而產生質變，以目前臺中縣的陳派來說，已轉型至政黨模式，具有組織章程、委員會、召集人、總幹事、發言人及其他具體的組織。而且，派系已從利益團體轉化成社會服務團體之形式，從現今陳派組織章程中之組織宗旨即可知其轉變—「為伸張社會公義，提昇基層民主涵養，以促進地方和諧與繁榮，結合地方有志之士，運用社會資源培養提攜優秀人才，積極參與鄉梓服務。⁶⁶」由此可見，派系經過幾十年的質變，已與傳統式山頭主義大不相同了，筆者將進一步探討派系組織變化的情形。

63 陳陽德，《臺灣地方民選領導人物的變動》，（臺北：四季出版社，1981年4月），頁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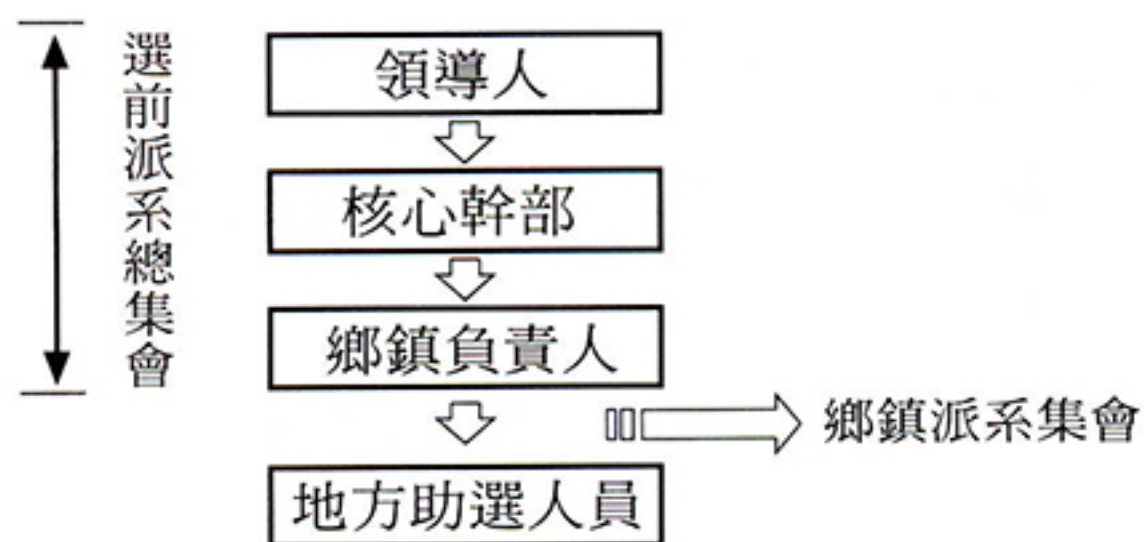
64 趙永茂，《臺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高雄：德馨室，1978年），頁73。

65 1993年12月19日上午8點20分至9點40分筆者訪問童福來省議員於大雅鄉童宅之訪問記錄。及1993年12月5日上午9點半至11點筆者訪問人事行政局局長陳庚金於豐原市陳宅之訪問記錄。及1993年11月29日下午4點至5點半筆者訪問尤世景先生於梧棲鎮尤宅之訪問記錄。

66 家父王英三為現今陳派組織委員會中之副總幹事，此組織章程亦為家父所提供。

臺中縣的陳、林兩派的開山祖師是陳水潭及林鶴年，導因於第一屆民選縣長選舉。選舉之前，兩人皆積極在臺中縣各鄉鎮拜訪地方士紳以尋求支持。在當時農業社會，農會是一個接近選民的重要據點，候選人到每一個鄉鎮時，一定先拜會該鄉鎮的農會理事長。⁶⁷ 兩人活動的結果，陳水潭在各鄉鎮的負責人多以醫生為主，如豐原之林漢忠，梧棲之王山君、李義修，太平之陳天福，大甲之郭秋漢，清水之陳春，大肚之黃旗艦，大雅之蔡文松等等。除了醫生之外，也有鄉鎮長。⁶⁸ 而林鶴年在各鄉鎮的負責人則多以農會理事長為主，如外埔之許雲鵬，大甲之劉雲騰，清水之蔡江寅，龍井之陳新彰，東勢之張運添，新社之劉福才，后里之張信忠，烏日之林火拿，神岡之林喜榮，沙鹿之蔡鴻文以及大雅之水利會長張文德等等⁶⁹，早期派系組織架構是這樣的：如圖4~1。

圖4~1 早期派系組織略圖



67 1993年8月5日上午9點至10點半筆者訪問許雲鵬先生於大甲鎮許宅之訪問記錄。第一屆縣長選舉之前，許雲鵬為外埔鄉農會理事長，他表示當時五位候選人都曾去拜訪過他。

68 1994年2月19日下午3點至4點筆者訪問林成德先生於神岡鄉林宅之訪問記錄。林成德為陳派在神岡的負責人，對於其他鄉鎮的陳派負責人，因常聚在一起，所以很清楚。

69 同註67

領導人與核心幹部之間常有不定期的核心幹部會議，研討各項選舉及派系運作事宜。核心幹部以領導人的親信及好友為主。早期陳派的領導人是陳水潭，核心幹部有邱秀松、李卿雲、林攀龍（林獻堂之子）、林漢忠、郭秋漢、謝銀連、劉國泰、陳添旺等人。⁷⁰ 至於林派的領導人為林鶴年，核心幹部有馬象麟、李晨鐘、蔡卯生、許雲鵬、劉雲騰、林階堂、林夔龍、蔡鴻文、廖忠雄、王地等人。⁷¹ 早期以基層的派系組織較為完備且紮實，主要是透過鄉鎮長、村里長、鄉鎮公所人員、農會人員、鄉鎮民代表、漁會人員、糖廠原料委員（有種植甘蔗的鄉鎮如大肚、沙鹿等）、水利會人員來建立網絡。⁷² 派系在某地區擁有可靠的選票，即稱為其「地盤」，如早期陳派的地盤主要在山線一帶，林派主要在海線及屯區。

陳水潭在第二屆縣長任內病逝之後，其領導中心移至其夫人陳林雪霞及李卿雲、王子癸身上。他們採共同領導的方式，陳林雪霞是精神領袖，李卿雲因為慷慨熱心，樂於為陳派候選人助選，又擔任省議員，自然形成領袖。王子癸先任議長，後擔任臺中縣長，有其政治實權，因此也成為領袖。⁷³ 不過，陳派此時有領導權分歧的現象，即分成李卿雲、王子癸二系。這時的核心幹部也有所改變，有林有德、陳木火、謝銀連、陳添旺、朱進、張郭秀霞、溫木川、陳田安、楊澤盛、謝毓河等人。⁷⁴

林派的領導人仍是林鶴年，但當蔡鴻文選上臺中縣農會總幹事及連任多屆省議員後，政治勢力越來越大，而且他有積極經營派系的企圖與能力，約自

70 1994年2月19日下午3點至4點筆者訪問林成德先生於神岡鄉林宅之訪問記錄。

71 丁秀雄主編，《中縣口述歷史》，第一輯，（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1年6月），頁161。

72 1993年11月13日上午8點到10點筆者訪問李子駿先生於沙鹿鎮巨業客運公司之訪問記錄。

73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到5點筆者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之訪問記錄及1993年12月4日下午3點到4點20分筆者訪問陳傑儒先生於臺中市陳宅之訪問記錄。

74 《中縣口述歷史》，第一輯，頁161。

第五屆縣長以來，他與林鶴年有點分道揚鑣，漸行漸遠之勢。⁷⁵所謂「黨中有派、派中有系」，陳、林兩派都是無法避免。此時林派的核心幹部有李晨鐘、張振輝（由陳派被林鶴年吸收至林派）、蔡卯生、許雲鵬、劉雲騰、林元吉、王地、楊秋澤、蔡為宗、陳福星、賴生德、林有禮、林樹榮等人。⁷⁶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一日，第四屆省議員屆滿，陳林雪霞也以接近七十歲之高齡從政壇退休，從此到臺北與兒女同住，不再過問派系之事。⁷⁷而王子癸自第六屆縣長卸任後（也是民國六十一年），也很少過問派系之事，因此領導重心移至李卿雲身上，甚至大約自民國七十年左右，因為李卿雲身體情況不如從前，所以由俗稱「掌門太子」的李子駿來領導。⁷⁸民國七〇年代以後陳派的核心幹部有林庚申（立委）、陳川（國代）、陳庚金（縣長）、黃鈴雄（省議員）、王玲惠（省議員）、廖繼誠（企業家）等人。⁷⁹

林派方面由於林鶴年不幸被陷入獄案件，即有人說是蔡鴻文暗中檢舉⁸⁰，原本分裂的局勢更加明顯。從此以後，臺中縣的林派分成大林派與小林派，民國六十一年，蔡鴻文當選省議會議長後，更形得勢，領導大權逐漸移至他手中。⁸¹他頗為積極經營派系，提攜派系新人。林派的核心幹部主要有劉雲騰、劉松藩（立委）、林欽濃（國代）、王石國（臺中縣農會總幹事）、謝東春（省議員）、童福來（省議員）等人。⁸²

75 1993年8月5日上午9點到10點半筆者訪問許雲鵬先生於大甲鎮許宅之訪問記錄。

76 詹朝勝，〈中縣派系傾軋始末與當前政治結構的變遷〉，《地方事》，第十八卷第八期，（臺中縣：地方事雜誌社，1989年11月），頁45。

77 1993年8月26日下午2點半至3點半筆者訪問陳林雪霞女士於臺北市臨沂街陳宅之訪問記錄。

78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至5點筆者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之訪問記錄。

79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至5點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時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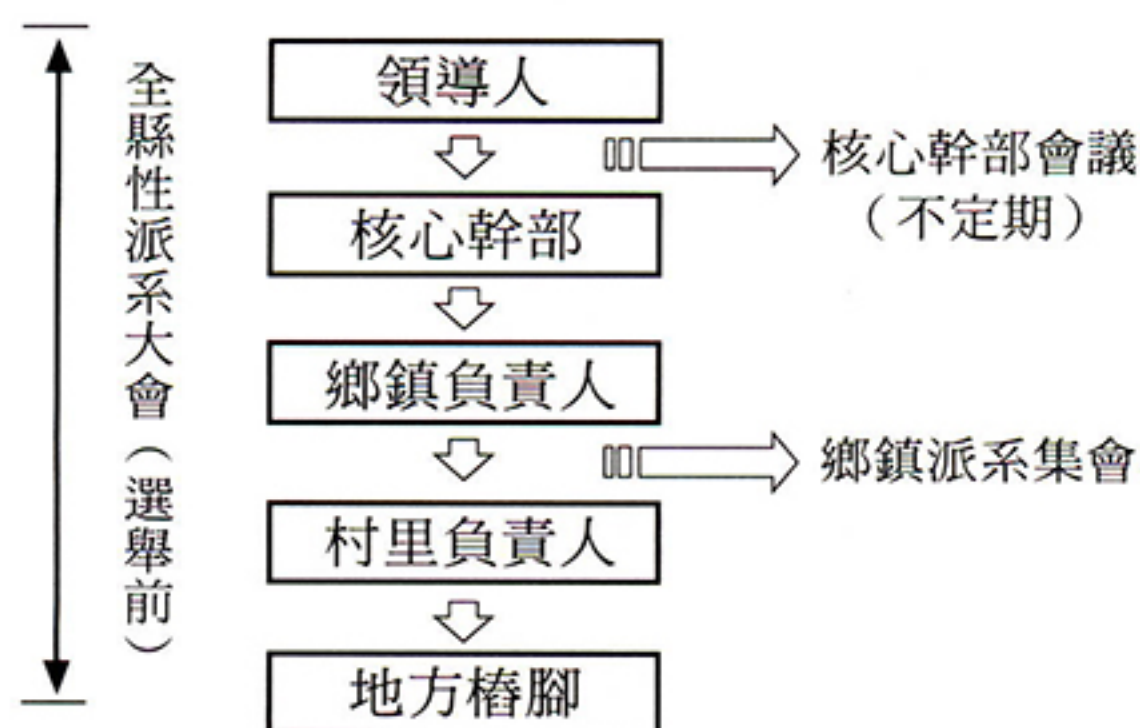
80 詹朝勝，前引〈中縣派系傾軋始末與當前政治結構的變遷〉，頁46~47。

81 詹朝勝，前引〈中縣派系傾軋始末與當前政治結構的變遷〉，頁48。

82 1993年12月19日上午8點20分至9點40分筆者訪問童福來先生於大雅鄉童宅之訪問記錄。

由此時陳、林兩派的核心幹部可以看出，隨著增額中央級民意代表的選舉，派系的勢力已由基層公職人員擴張到中央級民代。早期的核心幹部大多是縣議員及鄉鎮長、農會總幹事，到了後期則多以中央級民意代表及新興企業家為主。核心幹部之間常有不定期聚會，主要是商討如何讓本派在選舉中得勝，其地點常選在某位核心幹部家中。⁸³ 此時的派系組織結構也有所轉變，如圖4~2。

圖4~2 近期派系組織略圖



值得一提的是派系大會的召開，在早期陳水潭及林鶴年領導的時代，並沒有大型的派系大會，只有在選舉前二十一鄉鎮負責人先到派系本部開會。通常是領導人家中，大部份是協商輔選事宜，再由各鄉鎮負責人回去召集地方助選人員到鄉鎮負責人家中開會，宣布派系的決定。平常一般事務之聯絡則由鄉鎮負責人主動不定期與領導人聯繫，而領導人到地方助選人員家中參加

83 同前註。

婚喪喜慶，亦是連絡感情的方式。⁸⁴到了後期李卿雲及蔡鴻文領導的時代，則有全縣性派系大會產生，主要是在大選前或有重要事情宣布時。首先決定地點，陳派李卿雲、李子駿領導時代主要是在沙鹿天池育樂中心⁸⁵，林派蔡鴻文領導的時代，早期主要是在醉月樓，後期在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總行樓上或臺中大飯店。⁸⁶地點決定之後，由派系本部的工作人員通知各鄉鎮負責人，鄉鎮負責人再通知村里負責人，村里負責人再通知地方重要樁腳，總計有數百至上千人參加。⁸⁷這樣的派系大會一方面是要追認或確認本派提名的選戰人選，另一方面藉此公開集會向全縣的派系群眾推介本派的候選人，也有「造勢」之效。⁸⁸這樣的派系大會猶如執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決定輔選對象、輔選方式、分配輔選工作....等等。全縣性派系大會舉行後，再舉行鄉鎮級派系大會，宣布全縣性派系大會決定的事。⁸⁹

陳派組織在臺中縣主要是透過鄉鎮行政系統，而林派則透過農會及水利會系統，第一屆縣長選舉前，臺中縣二十一鄉鎮農會理事長（相當於現在的農會總幹事）有十三位屬陳派，只有八位屬林派，林鶴年上任後情勢改觀，變成十一位屬林派，十位屬陳派，因此蔡鴻文得以當選臺中縣農會總幹事。⁹⁰自此以後，臺中縣各鄉鎮農會總幹事總是林派多於陳派，到目前仍是如此，只有五位屬陳派。⁹¹因此林派多透過各鄉鎮之農會人員、理監事、小組長、水利會代表來動員選民。而陳派因為較欠缺農會之勢力，所以透過鄉鎮長、村

84 1993年7月24日下午3點半至5點20分筆者訪問林鶴年先生於臺中市林宅之訪問記錄。

85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至5點筆者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之訪問記錄。

86 1993年12月19日上午8點20分至9點40分筆者訪問童福來省議員於大雅鄉童宅之訪問記錄。

87 同前註。

88 同註86。

89 同註85。

90 1993年8月5日上午9點到10點半筆者訪問許雲鵬先生於大甲鎮許宅之訪問記錄。

91 同註86。

里長、鄰長等行政系統來動員選民⁹²，但是鄉鎮負責人及村里負責人，隨著鄉鎮長及村里長的卸任更換而有改變⁹³，所以並不是所有的鄉鎮長及村里長都屬於陳派系統。

至於參政人選的推選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願，在地方上擔任基層公職多年，經營時間長，也受派系栽培，想再進一步參與其他公職或縣省民代者。另一種方式是由派系大老及核心幹部推選經濟基礎、從政經驗、人品、學經歷，各方面條件較適合者出馬。基本上代表派系出馬角逐公職或民意代表的人選，未必是該派「最好的人才」，但至少在選舉之際是「最適當的人選」。⁹⁴ 陳、林兩派大致是經由這兩種方式來推選人才，不同的是陳派大約自民國七十四年第八屆省議員選舉前，開始有參選人宣誓的儀式產生，就如國民黨員入黨時的宣誓一般，自此以後就要效忠派系。誓文由當時的核心幹部林庚申立委擬定，而黃鈴雄及王玲惠兩位新科省議員也都在他的監誓下完成宣誓，林庚申指出這樣做是為了慎重起見，也是要向全縣的各鄉鎮、村里負責人及樁腳負責。⁹⁵

民國七十八年，林派之劉松藩當上立法院院長後，使林派在中央方面實力大增，而蔡鴻文也因身體情況不如從前，領導大權逐漸移至劉松藩手中。此時林派組織仍維持傳統的領導方式，劉松藩後來又擔任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派系大型集會仍在臺中區中小企業銀行總行樓上。林派的核心幹部大致有廖了以（縣長）、黃正義、劉銓忠、童福來（省議員）、林銘德、林訓、林保獅、林金泗、林嫦茹、王石國（國代）、林敏霖（縣議會議長）等人。陳派方面由於八十一年底立委選舉李子駿的臨時退選，導致陳派組織結

92 1994年2月15日下午3點至4點筆者訪問屬陳派村里負責人蔡海龍先生於神岡鄉住宅之訪問記錄。

93 同註86。

94 1993年12月19日上午8點20分至9點40分筆者訪問童福來先生於大雅鄉住宅之訪問記錄。

95 1993年11月16日下午3點至5點筆者訪問林庚申先生於豐原市信安診所之訪問記錄。

構的重大的改變，成為集體複合領導的方式。組織委員會並有三讀通過的組織章程產生，章程中有明確的派系宗旨之釐訂，並指出委員會為最高之例行性運作實體，每二個月定期召開委員會議。委員由省級以上民意代表及社會賢達人士出任，如陳傑儒、張文儀（立委）、林克謨、朱為中、李文進（國代）、郭榮振（省議員）、廖繼誠（企業家）等人，而由李子駿擔任名譽召集人。另設有顧問團，由曾經擔任公職或中央民代者派系大老擔任，章程中亦明文規定基金之來源及運作方式，其組織大致如下⁹⁶，如圖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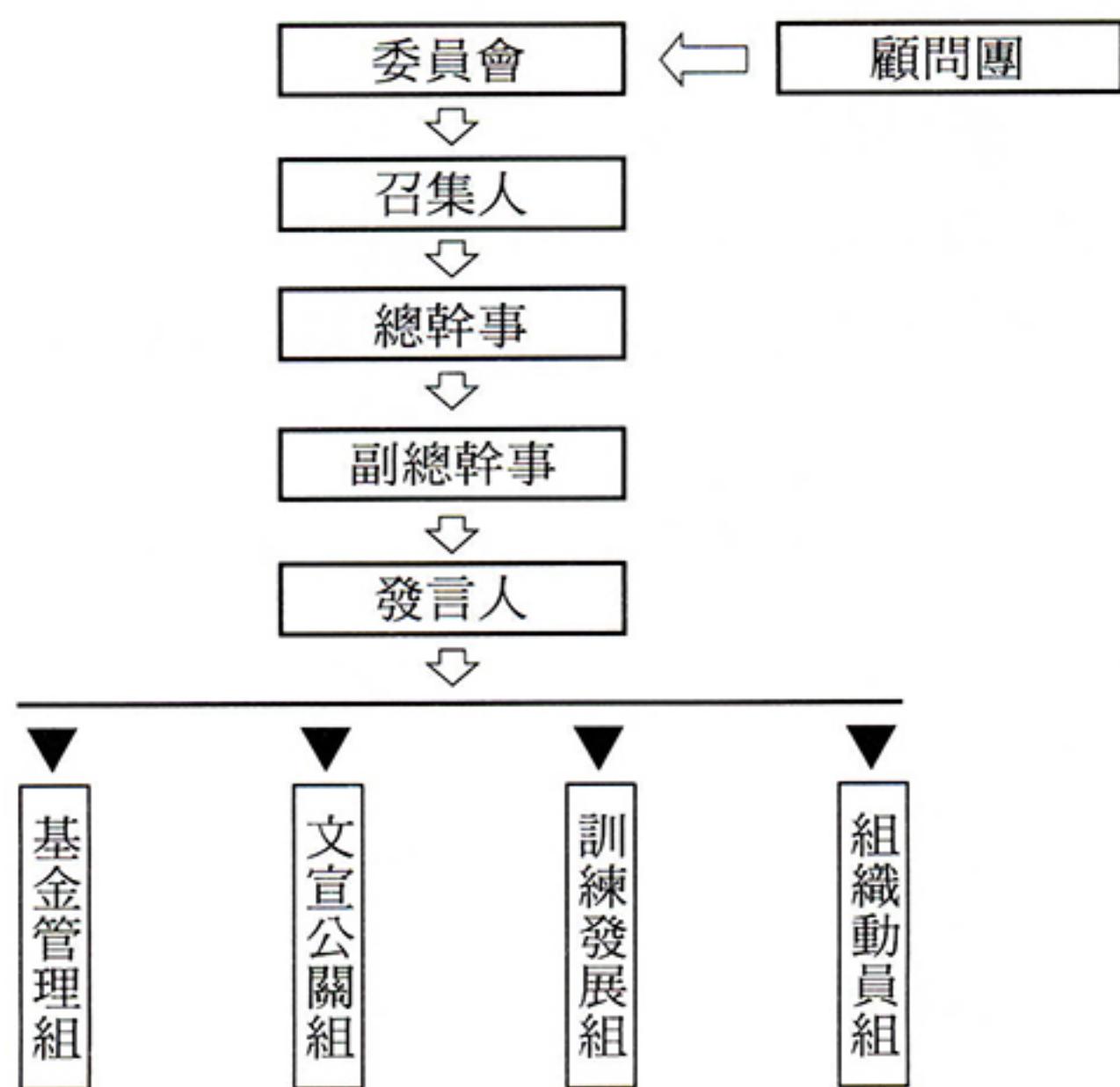


圖4~3 陳派集體領導組織略圖

96 家父王英三為現今陳派組織委員會中之副總幹事，此組織章程亦為家父所提供。

以陳派目前的派系宗旨及組織形式來看，已經具有小型政黨的雛型，而陳派的核心幹部也認為這樣較能在地方上產生影響力。⁹⁷

政治學者許介鱗曾經指出：「政治秩序的維持，基本上可以分為二大類型，一為『支配—服從』類型，一為『領導—參與』類型。⁹⁸」以臺中縣陳、林兩派的組織型態來看，前期是屬於前者，後期是屬於後者，而且誠如許介鱗所說：「秩序並不是單靠法規就可以維持，還需要靠人們之間彼此所尊重的倫理，倫理是對人們的內心感情的規範，在相當程度是相互承認的行為方式。⁹⁹」依據筆者訪問，何謂派系倫理有二個含義：一為陳、林兩派之間的倫理，二為派系之內的倫理。何謂派系之間的倫理呢？臺中縣自第一屆縣長以來，不知道是國民黨故意造成或自然趨勢，總是兩派輪番執政，一、三、五、七、八、十一、十二屆是林派縣長，二、四、六、九、十屆是陳派縣長，兩派互相制衡。而且自第七屆縣長陳孟鈴以後，就有一個共識，如果縣長是陳派，議長則是林派，副議長是陳派；如果縣長是林派，則反之。何謂派系內的倫理呢？就是尊重派系大老，尊重在派系經營時間較長的長輩，尊重對派系有貢獻的人，譬如有兩人要爭取一個席位，就選擇年紀較長，在派系經營時間較久的人。

97 1993年12月19日上午8點20分至9點40分筆者訪問童福來先生於大雅鄉住宅之訪問記錄。

98 許介鱗，《政黨政治的秩序與倫理》，（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年4月），頁14。

99 許介鱗，前引《政黨政治的秩序與倫理》，頁13~14。

五、結論

臺中縣的地方派系可說是肇因於第一屆縣長選舉，誠如邱鎮坤議員所說：「在本縣提到地方選舉就令人想起派系的問題，陳、林兩派幾乎是每選必爭，小而村里長、鄉鎮長、鄉鎮民代表、農漁會代表，大而省議員、縣長等等之選舉，每選必爭，操戈連年，選禍不息。¹⁰⁰」而選民的「情緒」、「地域觀念」及「私人恩怨」更是促成地方派系的直接因素。

吳文星的研究結論曾指出—光復後地方派系之濫觴，追根溯源，與日治時期擔任街庄長或各級協議會員有密切關係。以臺中縣陳、林兩派為例，這個理論並不完全符合，陳水潭為日治時期官派街協議會員及鎮長，自然有其勢力，但光復之初，並未因此形成地方派系。第一屆縣長選舉中具有實力之三位候選人，剛好代表著山、海、屯三區，因此可說此次選舉是地域之爭，而不是政治集團的鬥爭。

由於臺中縣縣民的職業結構大致以農民為主體，教育程度則以小學畢業佔百分之三十左右，在這種人文環境之下地方派系能穩固且持續地成長，成為全省地方派系競爭最為厲害的縣市之一。陳、林兩派在地方選舉中每選必爭，原本只是支持不同縣長候選人所形成的團體，後來，慢慢發展成在各鄉鎮中穩固的結構網路，形成準政黨模式，有類似黨主席的領導人，類似中央委員的核心幹部，類似各縣市主委的鄉鎮負責人。因此，地方派系成為地方選舉中必要的中介團體。

民國五十年代以後，臺灣就像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開放對外投資及貿易，相對的，也對新聞自由及反對黨施以嚴厲的控制。隨著一連串經建計畫

100 《臺中縣議會第七屆第八次大會議事錄》，頁86。

的推展，使得臺灣的工商業起飛，也製造了一批成功企業家和現代政客，迅速取代了舊社會的士紳，成為選舉的新貴。金錢也慢慢地介入選舉，選風敗壞。地方派系由於工商鉅子的投入而體質蛻變，只要有錢的人就能加入派系，成為派系領導者。傳統一言九鼎的大家長退居幕後，有雄厚財力為後盾的實力派人物成了派系新貴。

民國六十六年左右，蔣經國慢慢放鬆政治管制，允許較多的本土人士分享政治權力，因此有學者指出臺灣已經開始從「硬性威權主義」過渡到「軟性威權主義」。國民黨於民國七十六年取消戒嚴，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也在此時成立了。臺灣慢慢走上議會民主，權威式政權也更自由化了。臺中縣的政治生態環境也因為民進黨及游離於陳、林兩派之外的第三勢力出現，使得地方派系面臨考驗。它需要因應社會變遷，掌握時代脈動，凝聚新的政治經濟資源，積極吸收更年輕、更優秀的新生代人才，並運用更新穎、更有效的手法動員選票。唯有如此，才能以嶄新的面貌贏得選舉。

過去政治學者多半將派系定義為非正式組織的團體，但是就筆者實地訪查及接觸之經驗，臺中縣的陳、林兩派有健全的組織及嚴密的網絡。早期陳派的地盤大致在山線地區，在每一鄉鎮負責人以醫生為主，也有些是鄉鎮長；而林派的地盤大致在海線及大屯區，鄉鎮負責人則以農會理事長居多。至今仍大致維持陳派走鄉鎮公所行政系統路線，林派走農會系統路線的動員方式。早期陳、林兩派的組織尚維持「領導人－鄉鎮負責人－地方助選人員」的模式，採山頭式主義領導。近期以來，陳、林兩派開始有全縣派系大會的召開，核心幹部之間也有不定期的聚會，此時的派系組織演變為「領導人－核心幹部－鄉鎮負責人－村里負責人－地方樁腳」的模式。陳派在民國八十一年以後，更有組織委員會的產生，象徵著派系體質的蛻變，已具「政黨」之雛型。

筆者認為，以陳、林兩派在臺中縣地方政壇活躍五十年的歷史，派系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民國七十六年以後成形的楊天生派，近年來由於楊天生本

身的財務問題，目前可說勢力衰退終至無影響力。但是民進黨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以民國八十六年的縣長選舉為例，由於陳、林兩派相互攻擊、鬥爭，無法協調出共同人選，導致民進黨候選人廖永來漁翁得利。有鑑於此次教訓，民國九十年的縣長選舉，陳、林兩派終於攜手合作，共推人選贏得選舉。因此，如果陳、林兩派能成功轉變原有的體質，以類似「準政黨」的方式來拔擢人才、服務桑梓，並與本身所屬的政黨彼此密切合作，具有理性精神，或許會成為發展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中介團體。並在地方民主越來越開放之際，領導臺中縣人民邁向自由平等的民主世界。

